

夜光杯

《世说新语·识鉴》记载:“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有人以为张翰辞官是逃避政治险恶,早预见好了的,未免就高看这个才子了。他的身上,还是文人的气质多一些,说他逃避,还不如说他是厌烦。西晋时期很多的文士均是如此。“鸱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不是追求农转非,而是相反。

张翰的走回周庄,是进入了他人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他完成了对周庄自然的美丽构建。

周庄的前身只是个有着几小户人家的小村子。而张翰离开的洛阳却早已是个大都市了。繁华锦绣,灯红酒绿,比不上莼菜和鲈鱼;那个时候不知有没有牡丹花,在张翰眼里,却比不上家乡的油菜花。张翰还是归去了,说实在的,“季鹰归处”原来只是个含糊的概念,顶多说是指“苏地”,季鹰带给周庄的意义,远比沈万三要强得多。严格说起来,周庄的文化意味远比商业意味久远而弥香。这是一个神秘的人物,神秘得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很多。《晋书》说他“有清才,善属文,而放纵不拘”。尽管他的诗今仅存《首丘赋》《秋风歌》等六首,却是声名远播。

张翰回家后,常垂钓于南湖,诵读于陋室。在野花芬芳的田野间留下一串串脚印,在碧水蓝天的旷野间留下舒展的啸吟:“忽有一飞鸟,五杂英华华。一鸣众鸟至,再鸣众鸟罗。长鸣摇羽翼,百鸟互相和。”

历史记载张翰的生卒年均不详。按说他这样超脱的文学家、书法家应该活一个大岁数。还有他喜欢的故乡的乡野,莼菜和鲈鱼。但是在五十七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有时候,悲伤就是这么突然降临,降临得让人猝不及防。

张翰的母亲去世了。这在张翰的生命中是巨大的重创。张翰悲伤极了,谁也没有想到,张翰竟然因过度悲伤而失去了生

命。这就又显现了张翰的又一个特性。在他的生命中,没有比故土、母亲更重的了。这让我想起另一个有着同样性格的人——阮籍。阮籍正在同别人下棋的时候,传来了母亲的死讯,阮籍听了坚持同人把棋下完,然后拿起酒杯,大口地饮酒,直到喝下两斗,才大放悲声,并口吐鲜血。这些血性男儿,遇到什么事都没有在乎的,对自己的母亲却格外上心。母亲没了,就等于塌了天。世界一下子变得一片昏暗。张翰就这样死了。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前飘满了他的诗:“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张翰还是没有了家啊!张翰旺年而逝,着实有点可惜。他给我们留下了不多的文字,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欧阳修曾写道:“清词不逊江东名,枪楚归隐言难明。思乡忽从秋风起,白藕莼菜脍鲈羹。”他诗中的名句“黄花如散金”,在唐代曾以此命题举士。李白有诗“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里有一行楷书《张翰思鲈帖》,是欧阳询为张翰写的小传。笔力刚劲挺拔、险峻逼人。那光照中国书法史的勾划,将张翰的形象也勾进了历史史册。这也是欧阳询把张翰的莼鲈之思看作一种崇高之举,笔墨记之,以述胸怀。每一笔都浸淫了书家的内心情感。后来这幅字帖广为流传,每一个得到它的人都爱不释手。宋徽宗看到,欣喜异常,加盖私章,并附言语。此帖后转到了乾隆手中,也是一样如获至宝,喜爱有加。

周庄的南湖因了张翰的典故又称“张矢鱼湖”。

最早知道张翰,是读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那时候感觉这个季鹰是个怪老头,不关心政治,只在意鲈鱼。其实张翰年岁并不老,但那时就知道有一种鱼很好吃,可惜我们吃不到。直到十几年后才见到鲈鱼的模样,但那不是张翰时期的鱼种了。细想起来,那时的物资流通也不畅,要怎么样官宴上没有东曹掾这样的官员想吃的鱼呢?

我外出来学的那些年,期盼中秋的情思一点儿未见减少,反而在异乡陌生的土地上更强烈。每年,都会与同学组织一些喜迎中秋的活动,想通过那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冲淡对家、对亲人的思念。工作之后,期盼中秋的急切之情尤为突显。

期盼中秋,期盼那短暂却盈满幸福的欢聚时刻。庆幸如今工作的地方已经离家不是太遥远,可以与家人一起共度那个温馨的节日,不必像离家太远的游子,只能寄上一盒月饼,遥送一声问候。因此,每年秋叶渐黄的时节,我都会期盼中秋,期盼那团聚之情就成了这个季节的主旋律。

我们期盼中秋之夜一轮圆月能如约高挂天际,远行的游子都能在这样的月光之下,与家人一起品尝生活的甜蜜,倾诉内心真挚的情感,画出一幅天伦之乐的绝美画卷。

似与上海崇明老白酒相似的酒,喝起来味道也是甜咪咪的,像酒酿,后劲却很足。这佬米酒选用水清地肥的朱湖珍珠糯米和孝感传统特色凤窝酒曲作原料,许多名人曾对其大加赞赏。而孝感地处湖北中心,一个“佬”字,又恰好体现了湖北孝感的特点。

我虽不会喝酒,但出于旅游职业的需要,常常要张罗喝酒的事。那年冬天,在崇明晚餐,有人提议喝老白酒,于是让农家乐的房东介绍哪种老白酒正宗。房东二话没说,自顾自地从仓库里搬出一大缸子酒来,说是自己酿的,正好被你们赶上了。一开封,香味悠悠

四溢,迫不及待地喝下一大杯口感清爽、甜而不腻的自酿老白酒,不过瘾,多数人接着又是一大杯。很快,就把可装二十来斤酒的酒缸喝了个底朝天。那天晚上,至少有三个朋友喝醉了,让我见识了“低度”老白酒的后劲。房东却说,喝醉了才暖心。大概是自小喜欢甜酒酿的缘故,我对米酒总有非同一般的好感。除崇明外,最近的要数在杭州喝米酒,最近的竟是在西藏拉萨了。杭州近,喝米酒的地方却不少。曾设想,若以杭州山野的糯米,加上虎跑冷冽清泉,酿造清爽美味的米酒,那样的苦中带甜,醇香甘鲜,

老师是神性的,他让我知道,我其实不是我,而是无数个我,是当科学家的我,当作家的我,当老师的我,当工人的我。一个一个我,都在远处等着我,需要我一个一个去寻找。找到后,一个一个放回自己怀里。只有把那无数个我重新找回,我才是完整的。

我想我应该是科学家,我趴在煤油灯下,寻找当科学家的我。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干着什么事情,我只知道他应该和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钱学森那样,有一张很大的脸。他们一天天挂在墙上,慈祥地注视着整个人间。我埋头写字的时候,他们的脸就一张一张在煤油灯的光影下跳跃,忽大忽小忽上忽下忽清晰忽模糊,近在手边,又远在天边。

当我从煤油灯下找到当科学家的我时,在乐园大队,起码一下多了五十个科学家。笔尖在煤油灯光下跑得很快,跑出乐园,跑到乡里,跑到县城,找到当科学家的我。

县城,是想象中我能跑到的最远的远方。我的脚印很小、很短,最远就到过乡里,但并不妨碍我的想象跑到县里。就像煤油灯光,不能阻止我找到当科学家的我。但我的想象,从未到过省里,到过北京。那时,我的世界还很矮小,想象也有够不着的远方。在煤油灯下,我寻找过当科学家、当作家、当老师、当工人、当掏粪工甚至开飞机的我,但没有寻找当老板的我,当明星的我。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

当老师应该站在讲台上,嘴里唾沫横飞,吐出有力量的知识。我个子矮小,坐在第一排,在粉笔灰与唾沫纷飞的世界里,看老师园丁一

戏剧理论家马彦祥。童芷苓虽以荀派为主,但兼学梅尚程。四大名旦的戏都能演,看看她1981年的演出视频《四五花洞》就知道了。她各唱一句梅尚荀程,俱得神韵。不过,荀派到底是她本工,那一句“遭荒旱夫妻们受尽煎熬”小腔拖得韵味十足,荀派精髓尽在其中。

童芷苓勇于推陈出新,老戏新演,老戏《宇宙锋》《打渔杀家》《游龙戏凤》,到了她手里都有新意,与众不同。她的戏路极宽,代表作有《红娘》《金玉奴》《纺棉花》《大劈棺》《铁弓缘》《坐楼杀惜》等等,上世纪80年代她去台湾演《坐楼杀惜》,魅力不减,一骨碌跳坐到桌子上,获满堂彩。她主演的《尤三姐》在1962年被拍成电影,导演是吴永刚,编剧是陈西汀,都是大师级的艺术家。

童芷苓的戏,雅俗共赏,妙趣横生,她的念白轻快流利,兼用京白,比较接近现代口语。她的做功更是惟妙惟肖,浑身是戏。她一上台,舞台就是她的,不得不佩服她真是为戏而生的。上世纪40年代她还跨界演电影《夜店》等,虽是偶尔涉猎,但演得好。记得80年代中期,我在复旦读书时,“江南第一旦”黄桂秋之子黄正勤(《尤三姐》里演柳湘莲)来

校演讲,说到“文革”时写大字报,黄的书法好,由他抄写,童芷苓提糨糊桶,一边往墙上刷。十年浩劫,这些名角都遭殃,幸运的是,童家小弟童祥苓被看中,演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一时风光无限。童家其他人都靠边,不能演戏。姐姐童芷苓看到小弟还能演出,格外高兴。

童芷苓和言兴朋演《游龙戏凤》,那一年小言老板35岁,正是如日中天的好年华。他是言菊朋的孙子,在老生行里,长得丰仪出众,作家茹志鹃直夸他“美”。关键是他唱得好,把言派“顿挫陡峭,一波三折”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游龙戏凤》,又搜出言兴朋不少视频:《卧龙吊孝》《坐宫》《武家坡》《让徐州》《哭灵牌》等,太迷人了!《白帝城之哭灵牌》,是奚派的拿手戏,没想到言派同样精彩。奚啸想不到言派的弟子,言派

记录当年无数个我

半文

童芷苓虽以荀派为主,但兼学梅尚程。四大名旦的戏都能演,看看她1981年的演出视频《四五花洞》就知道了。她各唱一句梅尚荀程,俱得神韵。不过,荀派到底是她本工,那一句“遭荒旱夫妻们受尽煎熬”小腔拖得韵味十足,荀派精髓尽在其中。

童芷苓勇于推陈出新,老戏新演,老戏《宇宙锋》《打渔杀家》《游龙戏凤》,到了她手里都有新意,与众不同。她的戏路极宽,代表作有《红娘》《金玉奴》《纺棉花》《大劈棺》《铁弓缘》《坐楼杀惜》等等,上世纪80年代她去台湾演《坐楼杀惜》,魅力不减,一骨碌跳坐到桌子上,获满堂彩。她主演的《尤三姐》在1962年被拍成电影,导演是吴永刚,编剧是陈西汀,都是大师级的艺术家。

童芷苓的戏,雅俗共赏,妙趣横生,她的念白轻快流利,兼用京白,比较接近现代口语。她的做功更是惟妙惟肖,浑身是戏。她一上台,舞台就是她的,不得不佩服她真是为戏而生的。上世纪40年代她还跨界演电影《夜店》等,虽是偶尔涉猎,但演得好。记得80年代中期,我在复旦读书时,“江南第一旦”黄桂秋之子黄正勤(《尤三姐》里演柳湘莲)来

校演讲,说到“文革”时写大字报,黄的书法好,由他抄写,童芷苓提糨糊桶,一边往墙上刷。十年浩劫,这些名角都遭殃,幸运的是,童家小弟童祥苓被看中,演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一时风光无限。童家其他人都靠边,不能演戏。姐姐童芷苓看到小弟还能演出,格外高兴。

童芷苓和言兴朋演《游龙戏凤》,那一年小言老板35岁,正是如日中天的好年华。他是言菊朋的孙子,在老生行里,长得丰仪出众,作家茹志鹃直夸他“美”。关键是他唱得好,把言派“顿挫陡峭,一波三折”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游龙戏凤》,又搜出言兴朋不少视频:《卧龙吊孝》《坐宫》《武家坡》《让徐州》《哭灵牌》等,太迷人了!《白帝城之哭灵牌》,是奚派的拿手戏,没想到言派同样精彩。奚啸想不到言派的弟子,言派

样,辛勤地浇灌祖国的花朵。他的身后是黑板,比煤油灯还要闪亮,充满神性的光辉。

老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老师如是说。所以即便在雨天,我远远地看见戴老师,他都浑身散发着光。我远远地绕着他,像绕过一个太阳。我把这个感觉告诉我的同桌,又告诉她我要去寻找当老师的我。她不屑,因为她早就找到了当老师的自己。一想到一个小小的乐园大队,一下容纳不了五十个老师,我有些丧气。

煤油灯光很轻,风一吹,就飘起来,要飘到天上去一样。那时的梦也特别轻,人拉不住,夜里那种很深的黑也压不住,一不留神就飞得很高。

现在,我坐在灯下,把一个我一个掏出来,让他们一个一个站立在我面前,他们都是干净的,发着煤油灯一样跳跃的光。

煤油灯光,是无数个我的故乡。一回头,我就在跳跃的灯光里,回到记忆中的故乡。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童家与言门

何华

童芷苓勇于推陈出新,老戏新演,老戏《宇宙锋》《打渔杀家》《游龙戏凤》,到了她手里都有新意,与众不同。她的戏路极宽,代表作有《红娘》《金玉奴》《纺棉花》《大劈棺》《铁弓缘》《坐楼杀惜》等等,上世纪80年代她去台湾演《坐楼杀惜》,魅力不减,一骨碌跳坐到桌子上,获满堂彩。她主演的《尤三姐》在1962年被拍成电影,导演是吴永刚,编剧是陈西汀,都是大师级的艺术家。

童芷苓的戏,雅俗共赏,妙趣横生,她的念白轻快流利,兼用京白,比较接近现代口语。她的做功更是惟妙惟肖,浑身是戏。她一上台,舞台就是她的,不得不佩服她真是为戏而生的。上世纪40年代她还跨界演电影《夜店》等,虽是偶尔涉猎,但演得好。记得80年代中期,我在复旦读书时,“江南第一旦”黄桂秋之子黄正勤(《尤三姐》里演柳湘莲)来

校演讲,说到“文革”时写大字报,黄的书法好,由他抄写,童芷苓提糨糊桶,一边往墙上刷。十年浩劫,这些名角都遭殃,幸运的是,童家小弟童祥苓被看中,演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一时风光无限。童家其他人都靠边,不能演戏。姐姐童芷苓看到小弟还能演出,格外高兴。

童芷苓和言兴朋演《游龙戏凤》,那一年小言老板35岁,正是如日中天的好年华。他是言菊朋的孙子,在老生行里,长得丰仪出众,作家茹志鹃直夸他“美”。关键是他唱得好,把言派“顿挫陡峭,一波三折”的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秋 (电脑绘画) 徐小斌

美食

人在旅途,寻寻觅觅喝米酒。酒虽淡,心却暖。“喝茶就喝茶,哪有这么多话?”是前几年在湖北恩施旅游时,观看当地土家苗族的歌舞表演,男女演员反复演唱的一句歌词。不料,这句被我们将“喝茶”改为“喝酒”的歌词,现在却成了我们这个旅游群的接头语,每逢相聚,总有人亮出嗓门,吼一嗓子。山中歌词好改,米酒凡香难却。那次旅游,我们在当地超市里,找到了湖北孝感出产的佬米酒,作为离开恩施时开怀大饮之酒。说是大饮,其实是相对整个行程中不喝酒而言的。清清的米酒从青花瓷般美丽的酒瓶中缓缓倒出,每人一杯,那看

